

豪门千金赴韩整形身亡 更多骇人真相披露

韩国MBC电视台10月9日援引警方报告称,今年1月,香港已故纺织大亨堡狮龙服饰罗定邦的孙女罗贝儿在首尔市整形医院接受抽脂和隆胸手术后死亡,为严重医疗过失。首尔警方涉嫌以业务过失致死和违反医疗法等正准备将医生金某等移送警方。

据香港《南华早报》近日报道,现年34岁的罗贝儿是香港服装品牌“堡狮龙”(Bossini)创始人罗定邦的孙女,而罗氏家族曾被《福布斯》评选为“亚洲50个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南华早报》还表示,今年3月,罗贝儿的家人计划以谋杀等罪名,向香港法院起诉韩国整形外科医务人员。罗贝儿的丈夫Danny Chi以“妻子的死亡使他失去了收入,以及岳父罗家驹未来的三分之一遗产”为由,向涉事整形医院提出索赔。

据韩媒报道,接受过面部轮廓手术的罗贝儿接受院方提议,于1月28日进行了自体脂肪移植手术,对手臂和上骨盆以及小腿进行抽脂,并将脂肪转移到乳房。

其中一名涉事医生向首尔警方供称,手术过程中,罗贝儿曾出现剧烈疼痛并不断抽搐,主刀医生金某遂指示向罗贝儿注射两次其他镇静剂。此后,罗贝儿的血氧饱和度大跌,脸色变得苍白,嘴唇变蓝。救护车赶到后,罗贝儿在进行抢救时一度口鼻出血,随后被紧急送往综合医院,但仅过1个小时就停止了呼吸。

根据韩国警方调查结果显示,此次事故中,医务人员存在明显过失。警方根据韩国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



罗贝儿与丈夫 Danny Chi。

图据 Facebook

等机构的鉴定结果,认为涉事医院给罗贝儿用作镇静剂的异丙酚存在问题。另外,该医院在手术前,略过术前药物基础检查;必须由患者亲自填写的手术同意书,也被医院随意填写。

此外,韩国警方表示,负责相关手术的执刀者金某并非整形外科医生,而是整形外科专家,手术过程中也没有麻醉科专家在场,仅用机器输出麻醉药及各类强度镇静剂。(注:在韩国,整形专家只是理论领域,不一

定拥有执行手术资格。)

在韩国,为接待外国患者,不仅是医疗机构,“接待外国患者公司”的中介人也必须在地方政府注册,但是据调查结果显示,罗贝儿的中间介绍人并没有经过任何正式登记。

韩国美容每年吸引了大批外国人慕名前往。不过,随着大量美容院的兴起,韩媒提醒:小心非法美容和整容广告,因为有四成广告是违法的!

2019年,韩国保健福祉部通过调查美容专业网站发现,在2400多个美容广告中,有1058个广告违反了医疗法,违法比例占到了44%,相当于十个广告中就有四个违法。

虚假信息、夸大效果是这些违法广告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次调查显示,超过500件广告涉嫌将高价整容手术和低价手术进行捆绑销售。例如一些广告中,出现“特别活动”或者是“免费微整形”的信息,千万别当真,因为它们都有附加条件。

韩媒还提醒消费者,慎重决定整容事项,所有的手术和微整形都有副作用。

除了不要盲目相信美容广告宣传,还要当心韩国整形中介。据报道,在韩国整形业,同样一项手术,对外国消费者的收费高于本国消费者的情况比较常见。尽管韩国法律规定,医疗中介费最高不得超过治疗总费用的30%,但不少中介的佣金超过了50%,这部分费用都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更糟糕的是,如果遇到黑中介,介绍的医生无资质,整容最终变毁容。

2019年7月30日,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发布了赴韩旅游提醒,提醒赴韩整容的游客,要谨慎选择中介机构,不要盲目听信广告及网络宣传,切勿通过非法中介联系整容医院,以免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综合《潇湘晨报》、央视财经

收了钱就找不到人 “优胜教育”你在演哪一出?

10月9日,刚过完国庆长假,杨女士带着孩子来到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恒达路的“优胜教育”上课,结果看到学校卷帘门紧闭,门前聚集了一些家长。“人都走了,学校不开了。”杨女士在其他家长口中得到了这样的说法。

“优胜教育”恒达路校区已经闭门多日,目前有超过200位家长进入“退费维权群”进行联合维权,学校牌匾上的联系电话已成为空号,家长表示“优胜教育”北京总部已经获悉此事,近期将有工作人员来沈了解情况。

校门紧闭

10月9日,数十名家长围在“优胜教育”恒达路校区门前,“我国庆节前刚交了钱,就上了几节课,放假后再来,学校就黄了,你说上火不上火?学校开不下去,你倒是别收钱了啊,这不是骗人么?”家长刘先生气愤不已。

“我交了一万多元,上了几节课记不太清楚了,还剩多少钱也不知道,能找到人退钱最好,钱多少不说,耽误孩子学习啊。”家长刘女士表示孩子学习因此也受到了影响。

家长联系学校负责人未果,于是加入到一个“退费维权群”相互联系,联合维权。

9日下午3时30分,记者来到“优胜教育”恒达路校区,看到学校门前已经没有家长驻留,拨打牌匾上的电话,显示为空号。

预交学费数千元至万元

据家长杨女士介绍,她大概还有3000余元的预交学费,希望能找到学校负责人将钱退还。记者通过杨女



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恒达路的“优胜教育”学校大门紧闭。

辽沈晚报记者崔晋涛 摄

士手机看到,家长们的维权微信群目前已经有超过200位家长,据家长表示,预交学费在数千元至万元不等。

家长刘女士讲,目前家长表示希望“优胜教育”总部派人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目前大概有三种:一是选择其他校区继续进行上课;二是选择线上教育;三是选择退费。最终选择哪种途径解决还要看各位家长和对方的商议结果,“但是目前来看对方涉及的钱款数目不小,不知退费有没有难度,我们也比较担心。”

总部电话“座席忙”

记者当日下午4时30分至5时

30分一个小时时间内,多次拨打“优胜教育”北京总部的一部400开头尾号为6869的电话,经过一段语音介绍后,按照提示按号,等待数十秒,电话另一端始终提示“人工座席忙”。

记者拨打另一部184开头的手机号码,结果和这部电话一样,都是转接到语音提示,电话里传来“人工座席忙”的声音。

家长表示对此已经报警,“优胜教育”北京总部近期将有工作人员来沈了解情况,希望此事能有个让家长满意的解决办法。

(文中家长均为化名)

辽沈晚报记者 崔晋涛

“办案就是为了搞点钱”? 网曝张家界一派出所长录音,当事人回应

“开始我的初衷是搞个千把万两千万就行了。”

“实际上我办这个案子的初衷就是想搞点钱的。”

“所以谈钱是最好摆平的,当然我的胃口也不大,是吧?”

这是一段录音中的片段,由原武汉远成集团法定代表人叶思提供。叶思表示,这段录音录制于2020年5月12日,地点是张家界市慈利县鲤鱼桥派出所,说话人是时任慈利县鲤鱼桥派出所所长刘鹏。

叶思告诉记者,2019年7月,慈利县派出所民警以配合调查为名,将包括她在内的公司两任法定代表人跨省抓走,随后一再强调要钱。

10日晚,刘鹏回复记者,录音里面的“搞钱”指的是上缴违法所得的“罚金”,因为远成集团有多次找到他想疏通关系,他曾强调要走法律途径,但一来二去就把对方“当成朋友看”,被对方录了音。“他们就是把我当成敌人消灭了,也不会改变案件走向。”刘鹏说。

叶思回忆,2019年7月5日,慈利县民警直接到了公司楼下停车场,把她带到了一旁的派出所询问,随后她和公司另一名员工(时任法定代表人)被带到慈利县,带到时已近晚上9点,这是她和警方的第一次接触。叶思介绍,她作为第一任法定代表人被警方拘留了10天,而第二任法定代表人被关了4个月,后来全部取保候审。

据叶思介绍,警方当时带走他们的理由是公司的产品出了问题,慈利县公安局认定武汉远成公司销售的两款产品,“4-甲基哌嗪枸橼酸盐”和“他达那非”是原料药,而武汉远成公司仅把两款产品当成化工原料来进口及销售,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

该案企业方代理律师马耀东认为,武汉远成的注册地为湖北武

汉,被告人的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都不在慈利县境内,被指控“非法经营”的行为地、结果地均与湖南省慈利县无任何关联,慈利县公安局也未获指定管辖,所以依据法律规定慈利县公安局对于该案根本是无权管辖。

马耀东介绍,现在这个案子从公安已完成侦查,检察院完成了审查起诉,法院也已立案,“但公检法三家都是无权管辖的。”马律师说。

10月10日,刘鹏回应封面新闻记者称,对于录音里说“搞钱”一事,他的实际意思是交罚金。

刘鹏回忆,远成公司经常派人来问他此案的解决办法,大家一来二去就成了熟人,“他们每次来我都和他们讲我帮不到忙,让他们该找关系找关系,关人放人我都不负责,钱多钱少我也不负责,后来他们提出要送钱感谢我,我说要走法律途径。”刘鹏说,“他们不是有5800万违法所得吗,我的意思是追缴这部分钱,他们总问少一点行不行,我就说少不少不是我说了算,结果他们还是搞我了。”

通过听取58分钟16秒的全录音,记者发现该录音是在双方闲谈情况下录制,双方话题从疫情开始,远成公司方一直在询问案件的妥善解决办法。期间,刘鹏说:“我给你说实在的,我办这个案子的初衷就是想搞点钱的,所以谈钱是最好摆平的。”

刘鹏还介绍,一开始他们只是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案子,后来查到远成集团这个销售方,因为该案涉及到10多个省市,到公安部去汇报了以后就层层指定最后指定慈利县管辖,“我们办了以后,这个案子升级了,专案组都到局里面去了。”刘鹏说。

最后,刘鹏向记者表示:“我现在已经被免职了,但不是因为这个事情。”

据封面新闻